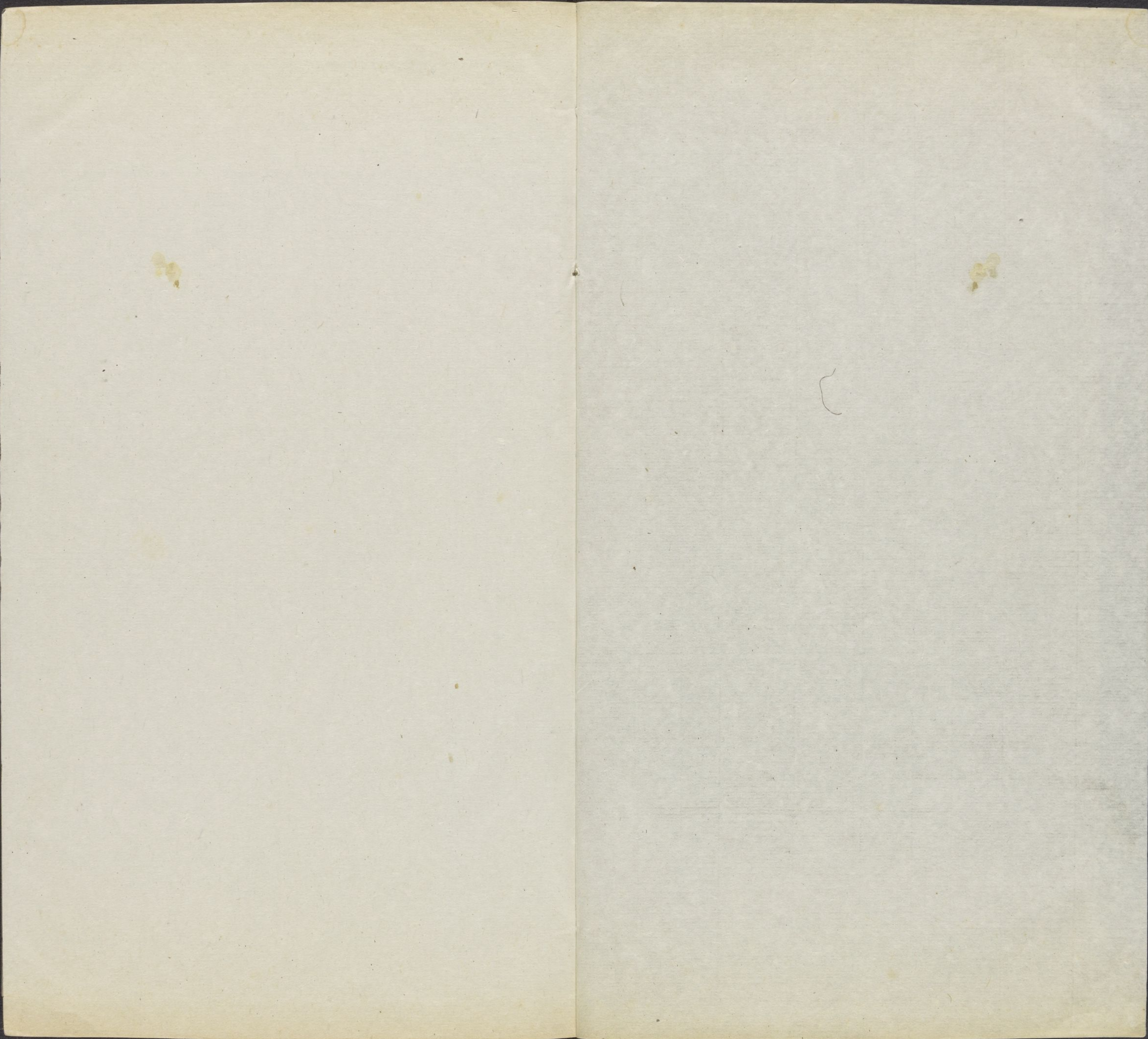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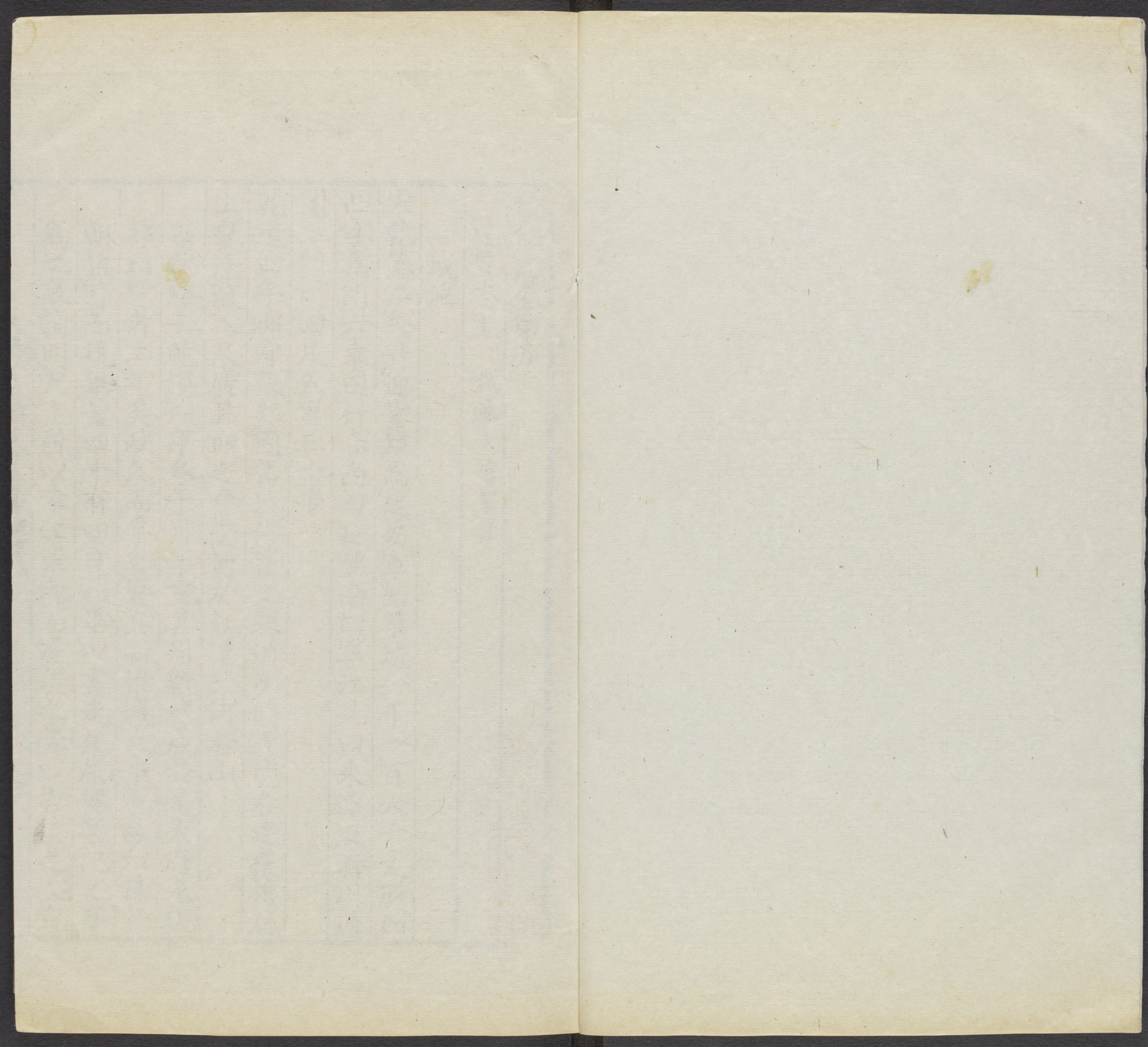


T 3205/2524.81

3





儀徵志卷第五

建置志上

城池

官署上

城池

宋乾德二年升迎鑾鎮為建安軍始築城一千一百六十丈形如
凸字為門六東曰行春西曰延豐南曰寧江北曰來遠及濟川通
閘二門周回凡五里三十步

乾道四年郡守張郊因舊城修築之塞通閘門五門各建樓櫓於
上鑿濠深八尺廣且四之會南河於江達北河於山

某記略云乾道四年冬十月辛亥真州新城成於是大府丞張
郊出守者二年矣政久而孚百廢具新惟城大事也故以請於
朝詔可而後舉蓋四十有四日而畢以書走建康俾某記之某
為之敬誦明天子所以幸江淮者而書侯之勞以告後之人自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國家南巡狩兩淮之亂最酷且久維時重兵分控要害往往渡北以戰凋瘵之餘未遑版築而真之敝陋有素其廢尤甚賴天子仁聖休兵息民乃始因其餘力議城廣陵城高郵又城歷陽而侯復能體上之意以為金湯無窮之固可謂盛矣考其慮事賜錢纔三萬緡益以郡歲入僅登十萬米為斛三千募民之力三千六百而止匪其心計無遺策而與民同甘苦惡能簡且速如是哉侯且代而朝矣必有深長之策以復於上不特告成事而已故樂為侯道之十月戊申記

開禧二年郡守林伯成始甃州城凡五百二十六丈八尺鑿濠八百五丈深一丈七尺

樞密院劄子云真州為淮南要衝江浙之襟喉鎮江建康之唇齒北至盱眙淮河二百四十里徑路廣濶並無山川險阻舊城

盡皆頽倒遂至戎馬頻仍今既修築須為經久之計一項欲如瓜洲作籬箕城須是四面皆築城方可拒敵一項真州舊城多白沙不實須是取北山黃土夾築劄付樞密行府準備差遣表承事前去真州同祗知郡詳所陳事理從長相度申詳 伯成申文云先修舊城四圍即是用開濠之土今經四十年城之裏壁不曾用磚其土亦自堅實只緣城壁卑狹牛羊蹂踐人跡往來是以頽圯今當責到濠寨孟牧等狀謂目今之土勝如揚州築城之土可以經久若欲取土於北山去城隔遠運土為難費用不貲工役難辦

嘉定元年郡守郭超因舊濠廣之濶十有八丈

三年郡守潘友文增築城身建樓櫓三十五屋八百十七

五年郡守徐景重加修甃甃六百三十四丈二尺

六年郡守李道傳請築東西翼城從之

道傳申文云淮東陸程自滁州取六合自盱眙取天長兩路會於真州兩晝夜可到既到真州四十里可渡鎮江六十里可渡建康實為陸路要衝城內居民比城外僅十分之一自轉運司以及富商大賈之家交易繁會之處皆在城南前人嘗欲築兩翼城但費大非倉卒可成道傳當先立規模使後來可繼欲從朝廷借會子十六餘萬貫付本州作本以其利息充版築之費磨以歲月漸見次第所有城磚且從本州增窰燒辦一二年後版築稍成磚數亦積後來者為之不輟不患不成道傳若不罪去二三年間決可償足若歲間遂得去官則不問日月久近但朝廷欲取本錢即當起發申解或朝廷欲付之後守亦整齊足數聽候詳酌施行准借交會共五萬貫付真州作本營辦

七年道傳再請於朝並如所議會遷官不果

道傳申文云照得州城狹窄所以前任嘗議增築包裹東南兩廂闌闔數千家於新城之內然累政守臣莫敢申其說者工役不小用賦殷廣朝廷科降或艱未免添貼州郡分外責任徒爾自勞規模有緒則後人享成終之名工役中輟則一身受罔功之責所以因循掣肘經歷數年民間見其久不興工因遂蓋造屋宇於所標基址之內今聞有意增築未覩保守之利先有遷徙之勞紛紛多言勢所不免然考究其實雖妨民戶不少其不悅者則無幾人小民僦居初無利害間有自造發屋其直幾何近者包砌州城亦有民屋妨礙道傳先期告諭使之撤退量費支給莫不忻然惟是富豪或作廊房未免以為不便然而域民固圍事體至重設使遷一家而保十家尚當為之何況所保豈

特十倍而已。今私計沮議大槩不過數端。或以工役重大為言者。道傳竊謂築城夫役固不可迫。積日累月。自見成功。或以土色不美為言者。道傳竊謂淮東諸州土色相類。初不以此廢築城之功。然一州之間。土色又各不等。固當擇而用之。或以勞動民力為言者。然材木所須。皆出他郡。開掘築砌。盡用軍人。官窰燒磚。官船運載。却非科役之比。或以城大難守為言者。然新城南面與州城南面濶狹正同。其實守禦之處。止增東西五百餘丈。况州城本狹。雖兼新城地。步比之他郡。殊未為多。或以自來敵至。未嘗久留。不必過慮為言者。或以自來民戶緩急。但保沙上不賴城郭為言者。此則昧陋之論。不足多辯。就此數說之中。惟工役重大一說。誠不可忽。然道傳前來所申。固不敢謂任內可以了畢。今日會計材料。措置工程。且俟年歲之間。材料既積。工程有準。然後可議興築。要當以果斷立事。而不牽於浮言。以持久成功。而不責於近效。庶幾財不大傷。人無虛擾。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八年郡守豐有俊再以為請。詔速措置。

劄子云。竊見真州城壁包括民居。未盡設有緩急。與無城同。近蒙朝廷責令計料興築。翼城此其為民者至切也。但翼城足為東西之阻障。而未可盡包括之。形勝莫若南自潮河為準。由北山下至嶽廟後。循古濠回環圍繞。周流貫通。廣濶深潛。與潮河等開掘深濶。通為一大河。以濠土積於裏岸。大濠既成。土城亦就却於土城之上。密種榆柳。若蒙採擇。劄下轉運司。并真州作急用工。以備緩急。大江之上。潮河之南。有蘆地。或為僧佃。或為民居。欲下真州。拘回為禁地。長養蘆柴。多掘坎坑。遍穴地網。多

植榆柳前既臨江彼不敢輕蹈萬死一生之地除已劄下淮東
轉運使外並圖本今劄付真州豐知州照所陳事理從實相度
措置程限十日具申樞密院

九年有俊開河築城工未及竟河止百丈城九十二丈

十年夏郡守洪偁以役大費繁有議劄下制置司詳議措置秋運
判兼守方信儒再議興築冬信孺再請會朝議憚於支費不果

十一年郡守袁申儒具州士民狀陳便宜十二事以上乞賜措置
申儒條陳翼城十二事云向也邊聲少急民悉奔逃手攜廂篋
各遭標掠老稚相失離散無歸今翼城成則外濠內城民有依
恃不復奔竄一也民既逃徙室廬盡焚事定來歸重費蓋造今
翼城成則賊不易入民廬不復毀蕩二也民人逃徙盡奔沙上
臨江爭舟幼弱者率皆溺死今翼城成則民不奔竄無復爭舟

溺死之患三也州城深處於內民若逃竄則孤城獨守今翼城
成則民聚城外而州城不孤四也漕臺在城外財物所聚開禧
之警悉成棄物鐵錘數十萬散於通衢漕使奔竄墜水今翼城
成則漕臺包入於內而無虞五也鹽倉乃淮東巨藏亦在城外
今翼城成則並包於內六也淮水雖遠四郭勢常奔衝入江郡
守遂築數壩於城外以櫃之敵若決壩濠水盡涸今翼城成則
壩包於內敵不容決七也城南古河為濠濠為漕司所隔距城
太遠敵在城南箭所不及兼古河東西分流各歸於江見今城
外壩櫃敵若決壩則河水亦涸今翼城成則水在城中包藏外
壩却引北塘水自州城濠以注之則水常滿而不泄八也真州
境內因秋旱槁苗小民艱食盜賊易起今若興築民有所赴免
於為盜九也本州井泉無多率飲河水而河流在城外一有警

報州城既閉城無河水翼城既成河在城內民有水便十也城外居民聞警即逃敵視無人常縱標掠本州不能開門馳報翼城得成則緩急可報自州達江無復道梗十一也鹽商大賈昔皆入泊市河今慮有警遙艤江汊市無貿易翼城得成更浚潮河客舟盡轉商安市廛則固守愈堅十二也

十二年申儒復請詔運司下州於寄椿賣鈔借撥會子付本州營運趨息以充砌築之費申儒遂興役以築歲餘始成

申儒申文云照得敵騎之來其路有五一自六合胥浦橋一自銅山巷一自茅家山一自北山一自焦家山平原廣濶四通八達難以兵截開禧丙寅庸將徒以兵截胥浦橋一路敵乃分兵自銅山巷茅家山後擣我師之背今惟當以水限若焦家山一路有陳公塘水可以流浸其北山塘水可以浸過北山一路及

茅家山前所有茅家山後銅山巷胥浦橋三路則水流有所不及申儒遂於茅家山兩山相對處因其有三汊一澗橫截築塘岸九十五丈以為水櫃可以接北塘之水流灌浸斷銅山巷茅家山胥浦橋三路就地面置放水石閘却於高處置減水石閘閘身並用石板鋪砌塘岸高二丈脚濶七丈面濶二丈向裏排列椿木橫板以捍波濤之洗蕩兩役得成則水浸於外翼城衛於內居民可安緩急之際憑藉為守惟是工費繁重其茅家山塘水櫃之費申儒一面將本州日收到官錢趨積措置不敢有請於朝廷所有翼城申儒雖勉強措置及城外富室大賈各以其家室之所居骨肉之所聚物貨之所積情願捐助申儒委請鄉官同見任官管掌收支猶懼支遣不敷照得東西翼城共計六百八十丈內除豐安撫已築外淨合築五百八十丈今西翼城

一百五十丈未了其東翼城亦已築五十丈矣並將開河南元料城基七十丈地脈沮洳難杵築就鑿成長河八十丈濶二十丈深一丈五尺透江水以為限截又於河岸作城門以隔內外有合築翼城三百二十丈未辦及開浚東河三百丈為濠費又在外今欲望朝廷就於計收本州賣鈔庫內撥借官會五萬貫令本州請買鹽鈔支鹽運息以供築城包砌之用本州却另項置庫拘權取支將本錢重疊摺運所有將來開河工役及樓櫓與羊馬牆與防城器具事務皆可取辦於此候圖備了日將本錢還歸朝廷申儒雖以罪戾一朝罷去而規模已定利源有常後之來者遵守而行環堵遂為堅城保此一方誠為兩便 奉議郎提舉荆湖常平茶鹽公事孫德輿新築兩翼城記略云南北分裂九十餘年皇帝天地之量以為上策莫如自治爰飭有

司足兵食儲戎器以戒不虞又謂金城湯池能因地以設險吾圍自固然後入守出攻無往不可惟昔高宗孝宗輯寧我邦家凡沿邊雉堞襄廬揚楚既崇既峙式遏寇虐已效可燭繼志述事庀工度財數年之間圮者固之而安豐安慶等城皆歸然一新矣儀徵介在江濱往時寇入蕩析離居嘉定七年廷臣奏言築兩翼城從民志也上亟命漕臣守臣經其事先時潘友文既峙新城五里三十步饑饉之餘力未暇任其後李道傳屢以為言又謂城外漕計鹽筴銜艦列肆殷殷鞦韆孰與憑依明年朝廷議浚古城河大濠既環土城亦就又明年豐有俊於東北隅浚河一百九丈四尺為土城九十一丈八尺東翼城昉乎此矣而異議者沮格之又明年洪偁方信孺相繼以翼城為請十一年詔用朝散郎將作監丞袁申儒守儀至則體廟堂面命保障

之意列庶士之請以告於朝且自陳便宜十二事所以先事爲
緩急慮者懇到明白區畫既定賦役有經鑿河畚土操杵就築
西翼城始於冬十月以二十二旬有奇而竣事爲土城一百四
十有八丈南浸於潮河北浸於南濠東翼城始於明年春正月
以二十一旬有奇而爲土城一百九十有四丈南浸於潮河城
自北而東東浸於東濠其未築者一百五十有七丈而守倏去
閘河之南沮洳之地不任版築即鑿大河八十丈以道江流其
旁爲城爲門內城東濠北濠之水深不盈丈則浚以倍之袤五
百一十有二丈胥浦之西茅山之後銅山之巷皆防道也則築
茅山塘爲堤九十有五丈瀦水設暗伏以接北山塘之所不浸
是春二月金兵入境淮甸馳騎而來將趨闔閩縱火迫翼城睥
睨猶豫不敢前民悉安堵守去郡日邦人遮道而告曰翼城未

畢去何亟耶守曰吾誠願與爾百姓共臻厥成顧有不容自安
者將有賢太守至必訖其餘吾載於碑其時協濟以成翼城者
通判汪敏中尤煜董役者戎官周旺武必克閱工數者揚子令
王懌出納錢糧者判官趙冲飛支鹽倉張文之幹辦錢糧事務
者郡人御前酒正王叔寬前攝歷陽尉汪文中前攝淮東節制
司屬官吳永錫若夫翼城本末則有豐碑在郡志邦人復求記
以紀朝廷備邊保民之政使後有所訂據採擇焉嘉定庚辰月
正元日壬辰記

十三年運判兼守吳機重甃築兩翼城鑿重濠千一百餘丈
州學正薛洪記云儀徵依江爲郡談者以比內地然考其地里
自安周取天長六合之間距淮二百四十里而近蓋名若與內
地比而實則蔽京口護維揚東淮之襟喉也紹興辛巳敵迫儀

徵直至城下。越開禧丙寅再至。是時偃武既久。壁壘頽廢。民不知戰。惴惴遁匿。若墜若覆。上於是講備禦之策。飭守臣因舊址築而新之。增卑而崇。易圯而固。環之千九百有五丈。是為內城。顧自城至江。曠不相屬。而闐闐駢比。實為內城之南籬。此翼城之議所由起。而潘公友文、李公道傳、豐公有俊、洪公偲、方公信、儒、五公一心。是究是圖。然始惑於八不可之說。中沮於一箭莫能及之議。發言盈庭。迄靡定嚮。至袁公申儒議始決。募巨室出粟助縣官築西翼城。役雖就而去。江尚遠。東翼城未築者且半。而袁公適去。上益念茲役之大。苟繼其後者。搖於異議。則無所恃賴。猶日前也。剡印擇才。疇咨在廷。於是寺丞吳公兼麾節而鎮臨之。公始至。周視形勢。謂僚屬曰。儀徵以水為國。凡備禦之固。吾圉利吾民者。其敢不加。矧翼城之役。土工方半。而陶人梓

人之未備者。猶十九。其敢不續。度緩急。視先後。畢東城之未築。接西城之不屬於江。鑿河貫之。而營壘其土於河之左。如河之數。以為障。枕江甃曲臺。衛波濤之下。上俾勿壞。又於西城之外。鑿重濠。與舊濠為二。其長視翼城之數。壓以弩臺。繚以周牆。逶迤遮蔽。莫測其內。因舊圖。新為壩十有一。以豬諸濠之外。兩翼相望。築之登登。削之繩繩。甃之鱗鱗。睥睨列焉。樓棚設焉。堞雉環轟。瓴甓布覆。人有恃心。而其居始固。於是經畫兩翼之所。不周自東迤北。循內城而西折。而南嚮。入於潮河。鑿巨濠。廣二百丈。長一萬四百尺。如蛟蟠虹臥。兩濠之間。積土為襄城。長與巨濠等。高減內城三之一。如虎踞熊伏。而東淮襟喉之地。於是險踰金湯。屹然京口。維揚之屏障矣。合前後費。為緡錢百萬有奇。為石米六千有奇。問財焉。取於朝。不知。問工焉。取於民。不知。蓋

公自下車搏冗費室倖門刮磨奸欺如水導源計所入以賦功不亟不徐如泉之流公嘗曰知日計月計歲計之說而財裕矣此公阜財之本也先是袁公以翼城之役請於朝給降緡錢五萬俾郡權其贏以取給然所入僅如縷由今觀之厥費倍蓰設使屑屑關於朝其能有成如今所覩哉郡之耄倪樂其成而荷公之生全我也相與歌曰葺我廬毋為蘧蔭以永其居耕吾野毋為苟且以儲其稼淵淵其泉崇崇其壙伊誰之功時惟吳公洪生長是邦肄業鄉校今而後知安居樂業之可冀也不敢以固陋辭輒書其語為之記 朝散秘書郎兼翰林權直盧祖臬記略云嘉定十二年季冬詔以司農丞吳公守真州乃即僚屬謀之曰國家懲開禧丙寅之變垂意經理既築新城復劄兩翼城距今七八年閱三四守厥功未半沿翼城而濠之西雖浚而

東未就也臺郡無領茲焉責成後役重費寧無懼乎於是會財入清利源革蠹奸通斂散日積月行經用沛然乃續東翼城合西翼城而甃之弩臺樓櫓凡屬於城者靡不畢備以東濠未瀆浚而足之以西翼城不接於江鑿橫河以限之沿城堰壩凡屬於濠者靡不畢備又結屋為營置亭閱武畫城捍禦部分井然明而吏士之所舍幽而神祇之所棲前賢之所遊歷塵市之所瞻觀以劄以修以更以復偉麗邃潔翬飛相望凡費錢百四十萬緡粟萬八千斛不請於朝不取於民閱三年而告成金湯之雄緩急可恃是豈獨材具之優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國非山河之固則人事當謹雖聖賢莫敢易之或者但知險不如德而實政不修清談廢務使其民雖有効死弗去之心而無以為之地其能國乎夫設險以衛民仁也固外以強內義也舉

大役不踰時敏也。捐浩費不蠹國知也。有是四者而修德以和民守邊之道盡矣。邦人謂南渡且百年儀徵無此壯觀增重邊寄。蓋自吳公始。十五年七月望記。

寶慶元年郡守兼運判上官渙酉復改作兩翼城。

錄事參軍張端義記略云。城為左右翼。所以衛民居也。舊因土壠為之。其西正當平陸之衝。形勢曠迥特甚。其東僅止運河而外通維揚驛路。無所限隔。緩急守禦難之。郡守權漕上官渙酉請於朝。改築兩翼城。三百丈。自州城小南門之西直距潮河。城門一。砲臺四。馬面三。樓櫓八。總計屋一百五十一間。創開濠河三百四丈五尺。為吊橋。拖板橋各一。又為石壩以限潮河。築羊馬牆三百四丈。上覆以瓦。中植以柳。而西北之勢乃固。接築東翼城九十三丈。南亦距潮河為城門一。砲臺二。樓櫓四。總計屋六

十三間。跨運河為水門。工費最鉅。其上增土四尺。建樓五門。扁以壯觀。浚舊濠。展其南為吊橋一。又為木閘以限運河。而兩翼之形始備。城之南面江。其勢緩且重。遷民居。難議版築。乃即潮河之南。創開重濠。壘土為壠。與東西兩翼形勢相接。為城門拖板橋各一。自寶慶改元之十一月興工。至三年之四月訖事。用錢八十六萬三千六百餘緡。米二萬餘斛。酒一百二十八碩。皆兩司樽節支遣。司法參軍劉宰記云。寶慶元年冬。朝奉郎發遣真州兼權淮東運判上官渙酉言於朝。真北距淮道平如砥。南俯大江。蓋江浙餽運之所必經。通泰鹽利之所必出。民物之盛。為淮南一都會。固應設險。用戒不虞。而城下濱江。民多去城以逐利。故異時疆場小警。即鳥獸散。比歲增兩城。如左右翼。一時幸役之省。曾不謀長。西城倚西南之偏。曠不可守。東城臨潮。

開之上險不足恃有三面之城無以禦一朝之患渙西實寒心
焉夫州家使者俱為一體而事權一分則不相用願及渙西承
乏其改築西城而更增東城之長使俱屬於潮河庶於事為便
而役大費廣懼不敢專惟朝廷命之報曰可乃裁冗費覈羨財
選參佐備器用財取諸商販與人之願售者而不迫之民工取
諸兵之坐食與民之隸於兵者而不及於農既規畫略定乃屬
其事之綱於漕若州之屬使均其稍食稽其功緒受其要會屬
其事於成將之長若貳使因地之崇卑而致其力眎役之難易
而課其功以式法授財用以賞罰率其怠而勸其勤即以其年
十有一月己未開濠越明年二月丁未築城明年四月城成西
城舊長一百六十有三丈今改築凡三百有二十丈東城舊長
四百七十有八丈今增五之一植木為幹非徒積土以為高甃

石為址非徒累磚以為固濠之長因乎城廣十有五丈深十之
一舊漕河為東城所截廢為斷港復開導之使折而南入於潮
開之上又折而東出跨之為水門冠以層樓扁曰壯觀凡南北
之風帆浪舶皆會於几席之下東西之波光野色皆浮於樽俎
之間版築之工登臨之勝於是為最城之上為女牆以伺敵砲
臺以斃敵濠之上為堰以止水為橋以絕水潮河之南又培土
城繚以外河合所用米以石計二萬七千六百七十有奇而未
嘗勺合歛之民錢以緡計八十六萬三千六百三十有奇而未
嘗毫忽請之朝既成父老驚嗟以為暮月之間而形勢天成江
山改觀吾儕小人向也鷗鷺之與鄰而今也金湯以為固向也
濠廬以幸一日之安今也棟宇以為子孫之詎侯之賜宏矣是
烏可無紀

明洪武初知州榮世寶同知戈文德因宋翼城故址重築今城凡九里十三步有奇為堞三千六百二十有奇高二丈四尺頂濶五尺五寸為東西南北四門各以方名東南各為水門一以通外河獨北門有月城在重濠內建城樓四於各門之上戍舖四十有二今鼓樓中路則建安軍寧江門也重浚舊濠周如城

舊志云城濠自南門至西門濶三十二丈深五尺其水冬竭自西門至北門濶四十五丈深七尺自北門至東門濶二十六丈深六尺自東門至南門濶四十五丈深一丈其水四時常盈獨西濠通江

正德中城西濠漸湮守備都指揮馬炅同知孫璽知縣李文澣浚之

嘉靖三十五年倭寇江淮知縣師儒建東西南三門月城每門甃

甃二十七丈有奇高準舊城為步三百睥睨四合下關重門

南京吏部侍郎尹臺記略云儀徵東南偏邑然其地據江淮之會近接吳楚遠極蜀黔水浮陸走貢筐漕艘貨賈鹺商所通屬竹箭木材麻絲布綺粳粟器殖所轉輸東西際萬里寸產尺供輻集京師莫不於是焉達之故縣上下僅一水凡繞折不數里間津梁市巷鱗合櫛比掣輓諾呼朝昏不絕即名都巨鎮其盛鮮或過之頃自倭夷入訐噬毒江淮二三任事之臣相與籌計咸曰儀徵弱小縣耳乃富完獨為島夷所窺慕必得健令往治庶其銷奸萌而杜狡窺哉遂合請於銓司於是今蒲坂師君儒自欒城令調至既蒞事歎曰一邑數萬家顧城不及其什之二三今欲民舍外業而聚城守非大為繕修俾可制禦人孰有固心夫城則甃矣而雉垣弗飭門則樓矣而月城弗建二者缺治

宜民之多畏而思徒也。然起視吾邑公私罄懸，苟彊令佐財役，是欲安之而先反重厲之爾。乃訊齟商之寓集於邑者，得汪燦、吳宗浩輩，各捐爲助，得金四千有奇，以鳩工率力，峙土石，甃鐵之具，咸足用。乃諏日興築，工無怠役，人不告憊，而城之月且堞者，岌如矣。於是指揮王君植以余鄉故，謁文志君之績以永久。夫天下當興之務，修之於無患之先，則爲功易成之於有患之後，則爲力難。然人以無患而安怠，及有患又不暇行，此難易常相戾事之所以迄無成也。易稱君子思患預防，必圖於旣濟之時。以今天下幸無事而忘其有患者，豈獨一儀徵哉？患至不爲之所，因隳其成功，延歲歷世相襲，不知戒。又豈獨一月城然哉？師君當兵興民匱之時，猝舉數百年旣隳之功，不煩程督而就，可謂易人之所難矣。今倭夷再犯江北，抄掠揚子橋，而西距儀徵不幾十里，乃獨不敢逼邈。凡以師君之能思患而防也。夫商隸於齟司，非縣令所可制者。師君一召勸而人樂於趨事不怠，此豈政令徵發期會之所能及哉。

四十五年知縣申嘉瑞每門表樹以扁，東曰見海，西曰望都，南曰澄江北，曰拱辰。

萬曆四十五年知縣施時，堽奉檄修城，增高三尺。

蓋嫌其卑也。時堽止拆初築凸字城堦，改爲平堦，反低一尺，非復舊城凸字之式。

崇禎九年知縣姜埰濬城濠，一千六百餘丈，濶十丈，深二丈。

新志云：除天池原河二百丈，不濬外，規畫甫定，以大計行。署官因循未成，埰復任功始竣。

十二年知縣姜埰建南門吊橋。

十五年知縣鄭瑜修城牆增設砲臺六座

國朝順治十一年知縣牟文龍重修四門城樓牆有漸圯者皆新之

康熙五年知縣胡崇倫修城牆三百餘丈

五十三年知縣袁斯恭重修城牆及四門城樓

邑人陳光表記云嘗讀春秋城邢城郟城郎經不絕書而詩稱城韓城朔方至以公侯宗子為喻蓋城所以奠吾民而固吾圉者也可不為計長久哉吾儀自宋大中祥符間以軍為州而城始立至開禧嘉定間乃廓而大之歷明至今亦屢修而屢圯矣今西蜀袁公來令吾邑一日登陴以望雉堞崩齧麗譙傾毀公慨然太息謂今雖海寓治平偃羽銷燧而思患預防之道不可不講於是聚財鳩工刻期從事罅隙者葺以甃卑隘者崇其址

竣工之後環城周視百雉巋如四樓翬如堅完緻密頓改舊觀竊惟今之司民社者類勤敏於文書獄訟賦稅之事求其務知大體不數數覲也我公清廉不擾其慈愛吾民不媿前史循良之治茲修城之舉邑之父老子弟尤歡呼而稱道之假令公由是而推修廢舉墜為吾民計長久豈區區吏事所能及哉

敵臺附

明嘉靖三十七年知縣張鳴瑞議築外城包括閘河朱果乃建敵臺於縣東響水閘上高二丈二尺橫十八丈規制如城上建敵樓二間下為郭門俗名攬軍樓

崇禎八年姜塚劄敵臺於胥泖橋北周圍塚口一如城制高一丈五尺深三尺壘石為基臺上建房三楹扁曰吞長御遠今廢塚自撰記云崇禎乙亥歲十月丁亥真邑新建敵臺成爰紀厥

事用垂永世蓋自正月中旬聞流賊輒寇中都驚及陵寢無日
不憤且懼真邑陪京門戶漕艘咽喉設防制勝豈可無具幸逢
兵憲鄭公檄行備禦敢不奉令惟謹竊念不防外何以守內城
東有敵臺故址北有玄帝岡南有長江而西則無險可恃於是
議建敵臺以遏西路之衝略仿東敵臺遺制夫邑有剏造大事
也遂具文詳道可其議而後決計定方位卜於胥浦橋之北舊
志宋紹興間大將劉錡曾提重兵以扼淮之東西時敵騎西來
有偏將三人據浦斷橋能以一身之危易百萬生靈之安謂胥
浦非一邑之保障不可也八月十六日經始至十月十五日臺
成請名於鄭公題曰攬勝收一邑之形勝於臺中樹千秋之雄
勝於境外勝之時義大矣哉

官署上

縣治在城內西北隅明洪武二年罷真州爲儀徵縣知縣賈彥良
因州治故址肇剏先事正廳幕廳廊宇十三年知縣謝文隆增建
公解及申明旌善二亭

舊志云二亭在儀門外成化間知縣陳吉因創鼓樓爲大門改
建於鼓樓外隆慶元年知縣申嘉瑞重建萬曆二十五年知縣
蘇守一改曰彰善癉惡

永樂十四年知縣王愷主簿李彬構廳事儀門及吏舍廊廡
成化二十三年知縣陳吉剏鼓樓於儀門外

工部主事夏英記略曰事有涉於急而實緩嫌於緩而實急者
君子當知務也儀徵縣治在城之西隅舊有鼓樓歲久就圯廳
事與街相望前宰邑者多以漏鼓置之廳而此樓略不究心遂
使居民上下懵然長夜不先時而悞事則後時而失事矣成化

丁未夏五月武城陳吉來知邑事乃曰國朝郡邑遍天下鼓樓無處無之况真邑途路四達一值僉迫或中夜以興或戴星而入其在軍民亦然凡若此者皆有關於是樓也豈非嫌於緩而實急者哉乃計丈數揣高卑計徒庸慮財用區畫百周其工乃作臺本高一丈二尺四面相距一十三丈六尺樓高一丈六尺六寸其廣稱臺肇工於丁未秋八月訖工於戊申春三月噫官之宰真者每因民寡財乏使客絡繹其催科應酬尚多不暇何暇及其他耶吉乃有事建作民不告勞財不甚費而事亦就緒使凡牧民者皆如吉焉政其庶乎弘治元年正月記 舊志云先是縣治廳事唯儀門橫其前而門外縱橫衢道人無屏蔽自吉建樓於前即以其下為正門而重門之制始備

弘治四年縣丞張矩鑿井於儀門外之東南構亭其上曰挹清復建鼓樓碑亭於西南曰流芳與井亭並

翰林檢討莊昶井亭記略曰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何也井之道以汲王明為至王明豈易汲哉上焉者如臯夔稷契之汲堯舜周召榮畢之汲文武下焉者如諸葛孔明之汲昭烈韓范歐富司馬之汲宋仁宗是也諸聖賢之臣何以致是王明之福哉蓋其抱經濟之學負裁成輔相之能所存者大故其所汲者亦大也儀徵縣鑿井於儀門非徒為其寒冽可食而已蓋亦有汲王明之道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徵雖小邑豈無經邦濟世之才退處巖穴而不自售者則凡寄命茲土其可使之久處於下而不偶乎今明天子在上以堯舜文武自負而其求賢之心又常若有所不及儀徵之賢必將彈冠振衣幡然自慶而思有以汲矣井既成少尹張君請於余曰

儀徵之井東坡所謂以沮洳斥鹵化爲城邑聚落之區而得美泉蓋亦難者又其興事於知縣陳吉而佐其役於主簿黃天智謝旻周澄典史沈宏不獨成於余也願有以紀之因其俾來遂書以爲記弘治四年十二月望記 舊志云今二亭俱爲知縣沈喬楠撤改左爲茶廳右爲雜貯所

正德十二年知縣楊文進增建正堂五楹於舊廳事前左右爲庫藏又左爲土地祠

嘉靖四年知縣熊彰增置兩吏廡吏戶禮各四楹承發科四楹翼屬於儀門左兵刑工各四楹馬政科四楹翼屬於儀門右甬路中爲戒石亭儀門左爲狴獄鼓樓左右爲榜舍正堂後爲工字穿堂二楹穿堂後爲知縣宅凡三層內環以廂室各二宅後有沼沼內有澄心亭

八年知縣王皞作外屏以障縱街重建後堂曰退思

王皞退思堂詩坐忘花鳥靜潑潑見真吾自反慚賢訓思誠負聖謨憂虞原有象得失豈全誣飽素脂膏久秋風正憶鱸緩步庭槐影月明星正稀花開占夜氣鶴舞見天機性道原平易人心自險危清宵間檢點還覺去年非

十六年知縣楊孫仲復作門屋於街口二十五年知縣雷亨重修廳堂衙舍規制如舊三十五年知縣師儒建坊於鼓樓前扁曰保障越二年知縣張鳴瑞改爲忠廉

隆慶元年知縣申嘉瑞劾來鶴亭於堂東茶竈所於堂西遷狴獄於鼓樓西隙地環築土牆高丈許外復繚以高墉盡括縣治凡三百有餘丈六年知縣唐邦佐改土地祠於儀門外

萬曆三年知縣况于梧重修茶廳扁其堂曰廣益十四年知縣趙

夢麟建樓三楹於宅後扁曰靜觀三十一年知縣李伯先建東西二庫於後堂三十四年知縣李一陽築照壁於鼓樓外三十八年知縣歐陽照因堂東來鶴亭傾圮別構亭於穿堂後亭成有以雙鶴獻者因名曰雙鶴四十二年知縣王伉改照壁為牌坊扁曰天南保障四十七年知縣施時堽建倉房三楹於儀門外之西與茶廳相對

崇禎六年知縣姜採於儀門外東西各置披房七間為里長站櫃收糧所並重修衙舍十四年知縣鄭瑜重建大堂三間

國朝順治十六年知縣童欽承重建三堂三間

康熙五年知縣胡崇倫重修穿堂及衙舍垣墉六年又於穿堂側西隙地建堂三間曰正勝并構耳房數間又修儀門外東西廡設里長櫃於內五十一年邑士民為知縣許承澎立碑亭於牌坊外

左右各一五十四年知縣袁斯恭重修鼓樓牌坊

五十六年知縣陸師即茶廳舊址建寅賓廳事三楹門屋三楹重建土地祠三楹狴獄傾壞撤而新之添屋五楹以分別男女及罪之輕重又穿小井於中以便汲重修來雀亭更名曰鶴來書屋得解西隙地構草堂曰江寒

8

陸師寅賓館記云賓主之間所以觀禮非可苟也古者國君七

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至經亦特著士相見之禮况為宰者延

接一邑之士大夫將以事賢友仁於公堂則非宜於燕寢則近

褻故建寅賓一館於以肅威儀而崇禮讓且廣眾具瞻屬垣可

畏罔敢言私又有別嫌明微之道焉真邑舊有館在儀門外東

偏歲久而圯余承乏茲土方將延賓請益周咨博訪以匡不逮

其敢有廢弗舉乎乃相度故址圖復舊觀謀於邑之鄉先生僉

曰可遂各解橐金共助成之。經始於春正落成於孟夏。規模聿新。視舊加廓。豈徒侈美觀哉。自今以往。涖斯館也。其務相接以禮。相勗以義。毋或少開營私奔競之端。則斯館之興。庶幾其不虛矣夫。又重建土地祠記曰。國家建邦啓土。明則人治之。幽則神司之。故社稷有壇。城隍有廟。而公署之土地亦有祠。自省而郡而州邑。莫不皆然。凡涖任之初。與月之朔望。必謁。然則人所依庇在神。神所憑依在祠。詎不重歟。真邑之祠。舊在儀門外東偏。歷年既久。棟折垣頽。神之靈。其能妥諸。丁酉春。余初下車謁祠。目擊傾圮。皇然滋懼。有意經營。力弗贍也。越一載。乃得鳩工庀材。捐薄俸而更新之。規模廓舊。堂宇煥然。風雨除而鳥鼠去。嗣自今。庶有以妥神之靈。而神其顧享矣乎。夫有作必書。古之志也。祠之新。將以垂後焉。迺濡墨而記之。又江寒草堂詩。

編葭截竹略周遮。低檻疎櫺帶整斜。鹿覆蕉中元是夢。鳥棲木末即爲家。八牕洞達多延爽。小徑環紆好種花。早晚摒擋公事了。焚香枯坐靜無譁。蕪穢蒙茸剗辟新。滿窩冰雪絕埃塵。我生自獲安心法。世上羣嗤太古人。位置琴書殊妥帖。弄吟風月劇精神。萍蓬泛泛知何定。留得空堂不繫身。簿書滾滾浩無涯。閒煞登臨雙草鞵。局裏光陰搔首短。圖中村落著身佳。青峰隔岸遙排闥。芳草當門隱護階。底事淵明稱達節。趨郵束帶未忘懷。江畔炎寒倏不同。亭臯多日復多風。負暄野老差強意。喜雨鳴蛙亦爲公。廣廈百間慚大庇。素餐終日謝無功。何年得辦歸山計。一笠一蓑耕自躬。

縣丞衙在堂東南。明嘉靖三十二年。縣丞李大經改建。四十年。縣丞何深茂重修。康熙五十七年。縣丞金玘重修。

正門三間廳三間左右為書辦房廳事後為縣丞宅凡二重環以廂舍

主簿衙舊在堂西北明嘉靖二十六年主簿呂梁叔建今廢典史衙在堂西南明嘉靖二十七年典史黎椿重建

正門一座廳事三間左右為書辦房廳事後為典史宅凡二重制如縣丞宅又有典史贊政廳萬曆四十五年知縣申嘉瑞改堂西耳房庫為之今廢

舊江口巡檢司在縣東南十里今圯

明洪武六年兵部尚書單安仁議令巡檢司白敬移置縣南三里晏公廟東南汊河口嘉靖十六年巡江御史苟汝安因江洋多盜改建故處未幾職是官者厭其地荒涼但就城市以居非建置初意也

稅課局在縣治南大市街東明洪武二年大使楊銘肇建今仍舊水驛在縣南三里河濱初在瓜洲明洪武十六年尚書單安仁建言詔驛丞謝本生移建於此今圯

舊與迎鑾驛並建後省罷迎鑾嘉靖志云今水驛尚稱迎鑾

清江閘官廳二一在縣東南三里一壩明洪武十六年閘官羅榮肇一在馬驛街直茶所之後今俱圯

按舊志又有閘廳四在各閘壩官廳二一在三壩東一在壩西相對有壩官各一人今俱廢

廣實倉舊名預備倉在縣治東紙坊橋北河濱明洪武三十年知縣康彥民建嘉靖二十七年知縣雷亨重修康熙五十六年知縣陸師重建

南京刑部侍郎王大用重修預備倉記云歲著雍浥灘月在鶉

首聞喜雷侯亨知真邑預備倉圯謀重修之其宏實備於曩觀
真父老問記焉王子大用曰嗟乎雷侯其識治要哉竊聞之倉
者藏也藏穀於官以時而舖民者也無倉無穀無穀無民是故
墉弗崇則盜覷其寄庠弗苦則霖濡其庠載弗板則濕紅其粿
胥弗筮則衰攘其羨即使恭茂宰邑寧能令民弗食而理乎矧
真鄰赤甸帶淮襟江人聚五方市委百貨土著力田之家適處
其半澆敝劇錯甲於他邑戎沴暴興穀寧得以咄嗟辦耶侯初
下車值民顛飢省倉約儲見垣踣棟圯鼠雀穴棲蓬藿蔽虧牧
豎闕而遊焉儲寡且槩弗足以需遂按帑羨如干易穀萬石復
請之郡守得二千石勸之義門卞昌得五面石所活三萬餘人
而倉無留穀焉侯因躬躬如畏踐令不擾乃刑贖計措得三千
餘石總其停舉後先共萬有六千石焉迺計處修葺告之臺使

發帑百六十三兩鳩材選工撤而新之北向者五楹翼而向者
十有二楹廣儲宇也席楹以木杜糝糝也由是廟於良位爲楹
者一妥神祇也斥於廟側楹如之麻斗力也亭以中央稽積散
也除以町疇閱曝暘也繚以周垣示隅防也賓河而門嚴閤閉
也賓陽而坊肇標檠也以次秩修復斬榴括廢貿易區畫得金
六十兩有奇以埤五越月而工畢昔管子有言倉廩實而知禮
節侯置四社學歛髦稚以胥其造又拓餘力飭思補堂於廳事
後肅延賓耆求民之瘼用匡弗迨斯其近之大用時屢於其倉
則睹儲蓄之物而養可稽也遊於其社則聞誦讀之聲而教可
俟也登於思補之堂則聆咨訪之虛而政可舉也三物繼興茲
之謂不朽奚容以弗紀哉侯奏績行矣若夫毋殄厥盈毋耗厥
成毋穀有穀以億無告庶幾來者之有作乎於是父老以爲匪

徒警於來者。式將穀我士民矣。勒諸他山之石。用彰侯之識要。陸師自撰重建廣實倉記云。受邑之寄。而圖其政。當舉者非一端。倉廩其要也。昔單襄公入陳。道弗不治。用以為譏。况積貯。盖藏為國之儲。為民之備。可勿事乎。儀徵舊有倉。曰廣實。在城內之東南。偏歲儲漕糧千餘石。加以常平捐貲。勸分備荒之穀。滿之可數千石。謹其筦鑰。而時其發歛。可無露積苦覆之虞。丁酉春。正子甫到官。值歲之饑。得檄當行賑。乃大發倉之所有。得穀八千四百餘石。益以隣邑協濟穀九千五百餘石。召貧民而人賦之粟。日至其處躬親之。軍與民相雜。有冒請而兼領者。邀衛守李君共事。遂無以行。其欺穀有餘。則又散之遠鄉。未注於籍。不能自達者。既畢賑。而穀猶有餘。顧瞻斯倉。舊制卑埤。弗善。時有滲漏。損耗頗多。乃取所餘穀。以食匠役。別為區畫。度材木。

具瓦甃。悉撤而更新之。作堂三間。東嚮。堂之旁。復構二間。左以置庖。右以休息。附右而西嚮者。復有三間。其前障之壁。凡倉所需之器具。用則陳之。畢則歛之。悉置於堂。作屋南北嚮者各十一間。北虛其一為神祠。南虛其一以出入。屋受千石。共可容二萬石。又於東偏作小屋七間。令斗給守之。坐堂皇以出納。則可左右視而無隱。其下虛而燥。其上隆而通。其中寬廣。視舊皆有加。期於堅久。將以年豐。悉還所有。滿此廩。庾以衛凶災。始作於六月初一日。役止於十月十五日。既克有成。應以石紀其事。考之舊記。明嘉靖廿七年。實更作之。第未詳所始。後必圯而重修。失其制矣。儀徵在唐為揚子。宋初為真州。後改今名。宋都汴。唐都關中。轉漕東南。皆於揚子置倉。行轉般之法。又即於斯地造船。更載而入淮。前史美其事者。謂荆湖舟楫。回載海鹽。淮汴舫。

艫不涉江路舟雖有費即以鹽償之鹽歸諸路歲得課以充經費公私偕便今邑漕僅千餘石雖東南之粟不貯於倉而地當運道之首途荆湖江右上游之舟後先悉達於江干於以啟牖乘流循次而北每冬春回空滿載者往返絡繹役夫牽挽之聲盈耳官斯土者未嘗不盡心其間償鹽之法雖廢而淮鹽之為網運者恒半載掣驗於斯邑有司亦與有封鈴引目之責漕與鹽為國之大計而皆於邑有涉雖古今興廢遷改不一然古材臣幹吏所經營以有成績者亦略具於書咸可為後事之則似未容以一邑之微遂自委焉而莫之省也今之百里古之建國為之宰者既已釋家事而來視邑所有事自當倍急於家傳曰啓塞從時解者謂如城郭橋梁道路之類壞則治之不俟土功之時繇此而推予之所以急急為此者懼曠職也懼不足以善

事也豈敢以之邀譽哉後之君子其尚有以鏡諸按舊志縣

倉有二皆彥民所建在澄江橋者今廢又預備倉四東倉在新城鑾江橋北西倉在縣西三里南倉在五壩東北倉在樸樹灣河北洪武二十三年知縣王士亨建今俱廢

養濟院在資福寺東明洪武十年知縣謝文隆建正統九年知縣孫禮繼修堂五楹東西廂十七間額設孤貧男婦二十二名口歲額支口糧五十一兩在本縣稅契項下支領堂今圯止存廂房十五間亦頽壞不可居知縣陸師估計圖修會徵去不果

舊志云養濟院宋為居養院在靈潮堰慶元間司法劉宰捐俸以葺寶慶初州守上官渙酉築城乃遷建昭明廟後舊以百人為額

育嬰堂在單家橋西

陳王讚記曰康熙改元儀邑始創行育嬰事其時僦屋而居按月供租不可以久十六年予與王君應泰陳君著勸募置有五屋二層然破屋頽垣聊蔽風雨猶未善也二十六年會陳君章入堂目擊慨然勸募同志蓋造大門三間廂房三間安插乳婦群房三十一間規模始備時值長夏諸君鳩工同暴於炎威烈日之下欣然弗避也邑侯會稽馬公見乳工虧缺捐俸給放正月工成扁以赤子丹臺其基在單家橋西東望黌宮南接天寧浮屠流水縈迴居然勝地也方予之為斯舉也日思夜夢手口卒瘞無在非育嬰事者期年而後成今行之廿有六年屋宇垣牆連綿鞏固後人以時經理之可以永遠不廢於王政慈幼之道不無小補云

陰陽學舊在縣東南大市北街明洪武十七年訓術時榮建今圯

醫學舊在三壩西明洪武十七年秋訓科李文恕建三十五年訓

科許宣重建久廢今官以醫生輪充

僧會司舊在天寧寺明洪武間設今廢

道會司舊在元妙觀明洪武間設今廢

燒官廩在東關河濱康熙七年邢有亮重建今廢

儀徵志卷第五

儀徵志卷第六

建置志下

官署下

官署下

鹽漕察院即批驗鹽引所在縣南一里舊志云大德間置於本州
洪武初建於瓜洲十六年單安仁建議詔大使侯奎移建於此在
一壩二壩間時設大使一人正統間始以御史監察建前後堂引
庫書算房凡七十八楹開二門東西直對嘉靖間御史張珩戴金
朱廷立相繼修葺萬曆二十三年商人江宗文吳一瀾等重新之
國朝康熙二年御史張問政於堂後建大樓及廨宇改大使衙於
儀門外增設司道廳規度悉如察院遂久駐節焉

按唐劉晏為鹽鐵使領江淮轉運繼第五琦權鹽法令精密課
額大增自揚州至鄭滑置巡院十三江淮有揚子院領鹽官凡

漕事皆決於晏晏即鹽利僱傭分吏督之其後竇參為使與班宏不合以為揚子院者鹽鐵轉運之委藏也遂議代之卒以構怨宋初鹽鈔未行於建安軍置鹽倉乃令真州發運是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仁宗天聖七年置轉般倉於真以受通泰楚五倉之鹽是後張綸徐的等為發運使皆能疏通鹽利課額頓增明道三年參知政事王隨疏言淮鹽五利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為言即詔知制誥丁度等下江淮制置使同議通商利害并勅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理宗寶祐四年殿中侍御史朱熠疏言近者課額頓虧日甚一日以真州分司言之見虧二千餘萬皆由臺閩及諸軍帥與販規利之由於是復申嚴私販之禁舊志云明初准鹽之制司徒統領之中丞

清理之御史監察之運使都轉之分司於通泰催辦於亭場征權之法亦莫有綜密於是者其在淮南十居七八通赴儀徵批驗掣割商販江湖洪武中歲課二十五萬餘引後增至七十萬餘引其他利弊關係處置變通有大學衍義補及鹽政志與宗伯霍韜淮鹽利弊一議在乃若引價鹽估之低昂初以銖計後以兩計而餘鹽納銀之歲額正德間尚七十萬嘉靖初百二十萬浮課漸積正鹽漸壅預征套搭之弊滋至啓禎間商困愈甚國朝順治三年戶部奏覆巡鹽御史李發元疏查兩淮綱鹽舊額歲行大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每鹽一引連索滷折共四百三十斤納引價五錢餘鹽八錢題准剖一為二共行小引一百四十一萬三千八百八十引每鹽一引令商合引價餘鹽新練等餉納銀七錢六分五零自運司領引置鹽赴儀徵批驗所掣

割者四分之三江寧各屬食鹽數目不與焉其所掣規則單首
鹽院親臨開掣嗣委屬每一引以二百一十五斤為額以二十
引為一馬籤掣一引稱多一斤罰商納銀一分二十引通罰謂
之割沒如無多斤通註空馬印冊繳院查核引者鹽之文憑也
領引支鹽者為內商在儀買網者曰水商內商鹽抵儀掣畢堆
貯垣內掣官將引截去字角水商解小包裝船分認銷賣口岸
引露封填註若干數目中貫以繩投儀徵縣查驗蓋印謂之封
引其江掣規制明初將鹽船擺幫浦子口南京戶部委司官以
部砧較稱畢發桅封開行名曰京掣萬歷中歸併鹽院掣法如
之國朝改南京為省以運司駐儀徵專理解網造冊報院船泊
江口至期院道率商人祭江將鹽提稱數包發桅封是為江掣
漕撫行臺舊在縣治東南嘉靖十一年漕御史劉節即東嶽廢祠

創建其後環以巨池即東園故跡也今廢

筆致歷落
入古最佳

8

劉節自撰記云歲上章攝提格巡行真邑舍舟即臺卑敝弗制
尹皞進白曰匪公臺也詢曰維何尹曰公臺未嘗作也曰乏址
云乎尹曰隘可卜也曰乏材云乎尹曰儉可構也曰乏貨云乎
尹曰虛可聚也曰乏力云乎尹曰困可來也曰弗作何居尹惕
然曰因仍泄愒吏之責也曰卜何尹曰淫鬼毀祠址可撫也曰
構何尹曰異流侈宇材固良也曰聚也來也云何尹曰刑可贖
也休可役也聚之來之已矣乃命之曰作之作之惟爾共毋亟
毋怠可也尹拜受命迺誦迺度迺謀迺惟迺相其南其南維途
繇途而造故梁也仍之繇梁而造可門也門之繇門而造可重
門也重門之繇重門而升可堂也堂之翼以二序居輿隸也繇
堂而入可室也室之翼以二廂左居庖丁右居胥史秩如也由

室而入有道如砥由道而陟有丘如阜可重屋也乃重屋之登
重屋而望焉水環如壁其湛如鑑迺繚以垣其垣言言厥址故
毀祀也反而正矣厥材故侈宇也撤而新矣厥貨維贖緩也帑
不匱矣厥力維役休也民忘勞矣是故作厥門焉其門有伉作
厥堂焉其堂有崇作厥室焉其室有闕棟則隆矣梁則穹矣瓊
楚則固矣藻繪髹堊則備矣丕丕枚枚翼翼將將永有臧矣尹
也告成臨而落之旣晏旣處維王命是宣而漕政出焉撫政行
焉君子所瞻小人所趨矣詩曰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察院三一曰大察院在縣治東資福寺右洪武三年知縣賈彥良
建如漕臺之制一曰中察院在資福寺左弘治十八年知縣馬論
建其制如東察院而少殺俗名公館一曰邊察院又在中察院左
萬曆間知縣唐邦佐建今俱廢

戴金題東察院壁詩秉節東巡二月時入懷清味與春宜阜財
自古資元運煮海曾能足歲支省俗日憂為計晚傳餐人笑退
公遲織烏迅速瓜期近大愧無言復命詞李佶詩漫倚觀風
示激揚星軺十日駐江旁金焦尺土空停櫂桃李芳菲一舉觴
天遠獨憐清夢近身閒却笑壯心忙不堪民瘼思生計一曲江
流九曲腸

鹽法公館在縣東旗纛廟右舊為鹽院駐節後以通省驛鹽道居
之今廢

督細廳在城南永濟橋東順治九年運副方策建

按明萬曆間有鹽馬廳在南門倉巷內分司督細駐此崇禎末
廳移建於此

搜鹽廳在城南二壩康熙五十三年重建每年冬月糧艘回空鹽

院檄地方官搜私鹽之夾帶者

叅府在城南攔江閘江許即操江公署順治十年守備吳德興建府志云國朝初以江防要害宜嚴守汛乃以江口創操江公署設射圃哨樓順治四年罷指揮百戶等官設儀徵營守備一員即以為署十六年分隸奇兵營設遊擊坐鎮按舊叅府在響水閘河北嘉靖十六年叅將王元伯建久廢

守備署在縣治南馬神廟右即馬廠也明永樂間雖置守備而官廨未立寄居天寧寺弘治間馬政既變遂以馬廠為寓廳事廂室皆仍其舊正德以來始加葺嘉靖初守備田茂創為門垣久漸傾崇禎十年守備陳宏達重修今復圯

衛署在縣治東南故迎鑿驛址舊為守禦千戶所明洪武六年千戶張馨建十三年陞為衛指揮凌實重建廳事永樂間指揮朱瑤增建穿堂儀門嘉靖初指揮白思賢重修廳事東為經歷司西為庫藏為知事廳左右廂為六房吏解儀門外分列四千戶所又東為土地祠前為大門萬曆四十二年指揮朱邦齊劉佐堯宋邦舉等重建崇禎七年指揮黃萬爵重修

按舊志衛有鎮撫司領理刑獄在衛東衛北有廳事有囹圄周以土垣凌實建置衛倉在城南倉巷之東永樂間置今俱廢

舊州治附

舊州治即今之縣治宋開禧後再經兵火舊蹟無存郡守閻一德始創廳事郭超始為譙樓凡七楹扁曰鼓角東為宣詔亭西為頒春亭潘友文始立儀門建瑞芝堂於廳事後復建清邊堂於廳事東豐有俊於州前為井亭左右各一上官渙酉立戒石亭左為都錢庫右為軍器庫自餘亭榭亦相繼修葺

縣尉劉用行瑞芝堂頌并序略曰皇上紀元嘉定登崇者哲徽
揭治化嘉與寓內更始申命賢牧守往綏輯於兩淮迺眷儀徵
昔為樂邦繹騷以來郡凋邑殘道殫相望視他境為甚皇心怛
焉明年秋詔寶婺潘公自列院出守是邦公既抵郡支傾補罅
百廢具舉尤恪意撫摩活流殍之垂殮酌義塚於既往禮耄耆
字嬰孺力有可加無所不用其極由此歡呼載涂轉妖而有
芝茁焉駢跡來觀相顧動色僉謂是芝也生不於五嶽產不於
甘泉函德擢秀於瘡痍甫瘳之邦坵壠朽壤紛敷連屬輝映陸
離詎非公之德澤疇克休應若此賓僚吏士咸請表上其瑞以
侈無窮公憮然曰不聞黃太史之言乎使民有禾黍不必芝草
生戶庭謹毋以瑞言雖然抑而無紀罪在僚吏於是尉劉用行
敬撫輿言頌之曰粵氣肇分埏羲埴黃恩翔有截郊藪獻祥彼

草何為辨佞與臧彼莫何知能測非常偃禾反風姬德以彰異
畝同穎則獻於唐惟芝之靈采山自商或毓銅池或絢齋房大
同延英效異相望天惟格思乃瑞隆昌於赫聖代受命溥將泳
翔咸若苞體靡傷主睿臣賢天休對敷供直析壤連蜀之岡昔
肇珍符翔鶴舞凰胡慘戈刃燐火宵光上干冲和魃虐而蝗鵠
形鳥面猿肩道旁掘草燎腹食肝為糧繫此邦人曷砥厥創皇
帝曰嘻咨爾周行睠惟公賢仁柔義剛乃剖之符俾惠一方公
始下車殫力求荒人衣之裘亡粟其囊鬚亂使哺癘疾俾康徹
和儲順昭格穹蒼有挺靈阿聿煥其章慶雲層層彤蓋煌煌光
燭郊圻駢觀堵牆退胥告語昔覩未嘗惟芝特異惟公克當氣
類相求合秀同芳城尹河中堪守漁陽木產連理枝無附桑正
人所至地發其藏福獲弗竭慶源叵量今茲邦人歌詠鋪張公

謂偶然姑以名堂公惟志民卜歲其穰公惟志君奏瑞靡違念昔益部宣布有襄褒乃作頌轉上漢皇公之仁聲盈耳洋洋小儒作歌聊效蚩蚩文丞相嘗憩清邊堂與苗再成議興復有題蘇武忠節圖并序曰余既脫鎮江與余杜謀趨真州既至城下問者群至告以余在鎮江走脫城守諸校皆出既延入城苗守遂見語國事余時感慨流涕即往住清邊堂時從亡者始至也苗手袖出李龍眠畫蘇武忠節圖求余題咏撫卷淒涼浩氣憤發使人慷慨激烈有去國悲思之念遂賦詩書於卷後時丙子三月二日也詩云忽執忠圖紀歲華東風吹泪落天涯蘇卿更有歸時國老相兼無去後家烈士喪元心不易達人知命事何嗟生平愛覽忠臣傳不為吾身亦陷車獨伴羝羊海上遊相逢血淚向天流忠貞已向生前定老節須從此後休不死未論

生可喜雖生何恨死堪憂甘心賣國人何處曾識蘇公義膽不漠漠愁雲海樹迷十年何處望京師李陵罪在偷生日蘇武功成未死時鐵石心存無境變君臣義重與天期縱饒夜久邊塵黑百鍊丹心涅不緇

舊志云廳事之東有便坐曰簡靜其側曰隱几其西曰思政廳後為船齋瑞芝堂後有便坐池曰凝清凝清後為中山中山後有亭曰愛山愛山後淮南小山方信孺因城為亭清邊堂後曰愛蓮為屋十有五楹橫亘於郡沼中豐有俊建亭後有節愛堂即青鸞故址堂後有白沙洲其東有桃源洞西為茅亭曰逶迤洞之東為同樂園即郡圃也中有亭曰宿香曰遙碧有堂曰美祿曰光風有苑曰藏春有村曰杏花張槩曰按陸游入蜀記州治又有平易堂快哉亭澄瀾閣舊志郡圃有泛春拂雲二亭

皆圖所未及故莫詳所在 韓挺泛春亭詩披削榛蕪作小亭
宛如齋艦漾通津三秋佳處宜乘月百卉開時好泛春厭汨簿
書爲俗吏常思杖履作閒人滄波入夢元無恙何日歸歟一岸
中 洪興祖拂雲亭詩黃雲收盡綠針齊江北江南水拍提野
老扶攜相告語兒童今始識鋤犁
司理院在譙樓東司理廳在院北吳機重修
省馬院在司理院東

通判廳在省馬院北初毀於開禧兵火嘉定以後漸復其舊

舊志云有亭曰風月趙彥紹建并撰記後圃有堂曰報春環植
以梅林應辰建中堂始曰虛舟後更曰對香報春西北有亭曰
愛陶尤煜建

軍事判官廳在通判廳右有晝靜必葺二堂蓬齋枝室後省添倅

後爲判官廳吳機重葺

通判王寧必葺堂記云官舍易人而居常居猶懼不葺同正負
不常置其居虛焉求不毀已幸庸異其葺淳熙八年始置以軍
事判官之解居之廳事後葺屋三間爲甬舍以達於堂亦纔三
間挾以小舍其廣不及尋其高舉手可捫夏日所曛淺不能障
寒風所襲疎不能禦庖湍前陳至與堂通旦莫炊煙帷帳俱黑
以余不堪其居知來者之亦猶余也乃撤葺屋挾室少高大之
爲置庖湍其後最後爲堂五間視前加壯使可以久於是居室
粗備矣則以必葺名堂而志其說夫魯叔孫昭子之館於晉實
在他國牆屋之葺與否繫晉是責而已何與顧一日必葺云者
蓋有所激此其可志而左氏志之今余居焉而葺則事之常又
奚足志必名且志者余竊有感焉蓋自置同正負以來更五政

矣。其間得無銳欲新其居者。然必至余乃克新之。是豈余力也哉。維時郡太守番陽左公處人。猶已有謁斯獲。而通守若溪劉公與今同志。愆憑其旁。遂獲登茲。不然。余雖欲從事而無力。不過瞪眎太息。未如之何。夫然後知葺之之難。如是。今兩公聲望藉甚。行且羽儀天朝。而余在官之日。纔歲餘。即去。後未有繼。而或不涖職。則葺之益難。余故有感於斯。而志之。雖然。烏知無賢主人。動心於余言。而任必葺之責者。將不獨以一堂望之。左公名昌時。劉公名三傑。而余則臨城王寧也。紹熙初元。重九日記簽廳在通判廳右。嘉定間。吳機以臺府節制司幕屬葺焉。於是增葺之。

錄事廳在譙樓之西。州院隸焉。吳機重建。

司法廳在錄事廳後。紹定初。司法叅軍趙必瀾置廳壁。

8

劉宰記略云。漢太守自言。奉三尺律令從事。今司法叅軍則奉三尺律令。以與太守從事者。得其人。則政平訟理。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易則否。其所繫何如哉。而位乃在諸曹下。何則。法者聖人所重。而用法非聖人之得已。故位不先於同列。雖然。抑有遺說焉。法曹所與聯事。合治者。非刑曹錄事乎。又其上。非從事與守若貳乎。錄事多典右獄。則與刑曹均。獄掾亟抱具獄。而治之。雖怠莫敢較。法曹差獄之麗。上於府。從事與守若貳曰。未也。法曹則持之堅。辨之力。曰。當是也。乃已。守若貳莫能奪。夫以一府之所是。莫能奪。法曹之所非。一府之所非。莫能奪。法曹之所是。則法曹之勢張甚。夫翕而張。天之道也。獨法曹乎哉。真為州地。褊而民淳。歲斷獄。視他州絕少。故法曹事甚簡。比年城日加闢。地日加重。事日加煩。從事莫能勝。則選法曹左右之友人趙用。

之以才辟置足以大其官而悵前乎此名氏不著乃稽故府得若干人將刊置壁間以某昔嘗濫巾焉俾為之敘故為力言是官所繫之重使來者知昔之位著為不苟而不敢卑其官今之權任為有加而不敢怠於其事云

舊志云廳後為教場郡守閱武之所有立武亭上官渙西建

廢解附

唐揚子院在揚子縣

舊志云劉晏自揚州至鄭滑置巡院十三江淮有揚子院領鹽官置鹽鐵留後又於揚子院置下船場以官主之廣明初高駢奏改揚子院為發運使按在揚子縣者仍宋志舊文乃宋之揚子縣也縣即州之子城宋使館鏡籬亭在子城內郝經記云亭則古揚子院可引為証若唐之揚子縣張集曰距潤州不

三十里即今新城以東瓜渚以西境今揚子橋去府甚邇可求其故

宋揚子縣治在子城東北建炎後徙此開禧毀於兵寄居蕭寺嘉定初令徐師愿即故址重建堂舍粗備後令夏宏建大門及獄丁宗魏建同愛堂於廳事之東

吳機同愛堂詩新亭豈特愛同予不足當知推有餘學道愛人均一理此心要不替終初

宋貢院宋制州得鄉舉試士於是真有貢院靖康建炎間廢於兵乾道間張郊守郡會當試士權寓乾明佛寺後遂試於學宮淳熙十三年教授葉維休議於監司郡守復試於寺紹興五年郡守林祖洽始建貢院於州學之西後復毀於兵嘉定六年郡守徐景因舊址重建

某厚之改試院記略曰淳熙十三年秋迪功郎真州學教授葉君維休所上其諸生之言於郡太守幕府曰自建炎渡江之後僑立學宮郡之南廢官寺紹興季年始復承平之舊增葺之以成今學則乾道中太守歷陽張侯郊之為也會郡當試士立試官張侯不立之學而立之乾明佛寺著為故事張侯去乃用學宮第鄉賦於此凡六舉每撤棘即隨葺更設輒又壞其壞其成雖曰有司之責郡太守與有焉今茲試有日敢以告於是乾明之役復興有狹乾明者持不可寢其役葉君列上其諸生之言於學使者幕府且私於使者曰乾明狹獨無他所乎而必曰學宮茲八月上下將舉釋奠之禮先聖先師之廟棘而周之乃假佛寺置綿蕞是祭於野也某雖不敏敢失其官乎學使者四明王公正已作而曰郡博士議是遂下所議於郡無擾廟學郡請

用資福寺立試官議遂定方爭議時厚之自蜀過儀聞葉君之議於儀人士竊謂非葉君之私言也意必有上於朝請頒之他郡者暨入調內詮無聞焉明年冬溯江而上儀人士求為之記因得從葉君遊退然君子也乃記之以遺後之君子使謹守其議或俾他郡有攷云

宋江淮制置發運司在子城外東南隅翼城內

舊志云太平興國八年初置水陸兩路發運於京師名曰江淮制置發運司凡水陸舟車輦送悉關報之淳化三年於真州置司建炎以後始廢玉海云發運一司其制始於淳化而備於皇祐權六路豐凶而行平糴之法一員在真州督江浙等路糧運又云三發運之權江淮為重治真州許及之題漕司涉齋詩涉世渾如涉大川風波却遇愈拳拳朱簾盡舫非吾事只合扁

舟聽雨眠

宋監察廳在城外行春坊漕河濱排岬廳在城外通漕坊監押廳在城內忠節營之間

宋轉般倉在寧江門外之西天聖七年置發運司主之後廢為教場

宋史食貨志云譚稹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遂致中都糧儲不繼轉般倉不可不復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可糴於真兩浙有米可糴於揚宿毫有米可糴於泗坐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發運使得以幹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可以寬民力明邱濬奏疏云宋朝歲置漕於真楚泗三州轉運至京

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臣按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粟載於真楚泗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必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歟臣竊以為宋人都汴漕運比漢唐為便易前代所運之六皆是民丁惟今日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今日江湖之船各運自嶺北湖南直達於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其回船也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楫之停留舳舻之衝激陰雨則慮滲漏淺澀則費推移沿途為將領之科率上倉為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不及煖而文移又催兌矣糧運士卒艱苦如此食此糧者可不知所自哉臣於鹽法條下既已歷陳宋人轉般載鹽

之法於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於今日少寬士卒之一分則受一分賜矣

宋轉運司新倉在天慶觀西嘉定間運判王大昌方信孺相繼建立時米料倉與物庫倉混焉寶慶初權漕上官渙西關地別建廩并廳事貯米以舊倉為錢庫乃糴米萬五千石為平糴之需

宋州倉舊在東門內靖康後徙判廳之東即神霄宮故址

宋廣惠倉舊在揚子縣西南靖康後廢淳熙間運判錢冲之奏徙竹架巷即舊船場地開禧間毀於兵火

按廣惠倉即故船場在南樓及天寧寺後中有大池塔影浸其中劉宰題壁詩浙浙風搖叢葦霏霏雨弄新晴坐對江南山色往來無限離情塔影參差波面歌聲宛轉樓頭已負少年行樂更輸衲子清幽

宋常平倉與廣惠倉對

劉宰題壁詩苦被微官縛此身汗衣亭午亞紅塵維舟醉臥垂楊下輸與江湖自在人

宋鹽倉在翼城內

舊志云祥符中李沆為發運使置鹽倉於建安軍運米入轉般倉空船回皆載鹽散於江浙諸路諸路得鹽資船因而民力稍寬

宋鑄錢監崇寧四年置所以鑄當十錢者

宋市易司熙寧八年置

宋批驗茶引所在縣南二里宋初置茶務於真州洪武初復創於瓜洲十六年移建於清江閘西久廢

宋都商稅務在城內萬金坊

舊志又有檢稅亭二一在江口一在城東

宋權貨務舊在州倉基上乾德二年置開寶二年徙揚州

舊志云天聖初天下權貨務六真其一也靖康後廢建炎初於

真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以提領真州茶鹽為名

宋行在權貨務賣鈔庫建康權貨務賣鈔庫並在義井坊內以賣

通泰高郵真州鹽鈔

舊志云總為額六十萬收緡錢一千二百萬撥四之一為真鈔

歲額十五萬收緡錢三百萬行在權貨務輪差務官掌賣其三

州鈔額四十五萬收緡錢九百萬建康總領所差官掌賣

宋轉運司便民典庫在司法廳西上官渙西建撥錢三萬緡充本

收息以濟軍民之乏者

舊志又有抵錢庫二一在忠節營一在廂軍營吳機建撥錢二

千貫以便忠節廂軍抵當

宋淮東總司激賞東西二酒庫東庫在行春坊西庫在清化坊

宋翼城酒庫在清化坊舊毀於火吳機新之

舊志云為屋二十七楹榜門堂曰傾蓋中堂曰醉紅後堂曰一

笑

宋南樓酒庫在清化坊嘉定初郡守郭超建後袁申儒吳機相繼

增建

舊志云為屋二十楹榜後堂曰圍香側座曰浮白上官渙西盡

撤其舊為樓三楹前對江山下臨闌闡氣象雄麗樓後建堂二

曰清晏曰醉紅又建後門堂為屋二十楹與南樓通

沈大椿南樓詩愁少憐詩酒愁多忽簿書登樓當白晝凭檻看

清淙風急移涼榻雲歸想故廬往來橋上客誰得見長魚 劉

宰南樓呈同官詩南樓風物怯新晴管領心知獨有君縱使市聲塵午枕不妨清夢到行雲

宋新東酒庫在東園西潘友文建新城酒庫在航船埠西李道傳建後毀於火上官渙西重建新興酒庫在瓦廟東方信孺建

舊志又有戶部贍軍酒庫在通漕坊游奕寨忠勇寨酒店俱在本寨吳機建

宋都醋庫舊在城內安民坊紹興間徙城南新街

宋造船場在南門外竹架巷徙歸水河上有監官衙其後衙徙東翼城內東花園

蘇軾論綱梢利害奏狀曰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為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一隻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議其妄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塢差

專知官十人不數年皆致贍富凡五十餘年船舟既無破敗餽運亦不缺絕至咸通未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破壞而吳堯卿者始勘會每船合同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遂破每隻船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為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君子而貽於寒陋之小人也

宋抽解場舊在城南茅亭埠東以沙漲舟楫不通徙東花園西上官渙西建廳為治事所

宋建安驛故在城外拖板橋東運河側郡守張郊即故址重建廢於建炎之後紹熙五年韓挺撤倉巷廢驛改建後又徙南門外澄清坊更名白沙驛

司馬參軍陳珙記略曰皇朝乾道二年陞迎鑾鎮為建安軍大中祥符六年再陞為真州驛始以軍政名至今二百餘禩地望日重猶仍而不改示弗忘舊也昔在轉般倉之東遭敵度劉廢為民居乾道三年郡守張侯郊即故址重建真當東南舟車之會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司之治所歲漕米六百萬石供億京師驛近倉所以便輸將之過客也建炎後發運使廢倉可羅雀驛雖如故客則無事於此也歲久欹壞殆將壓焉真自積年以來江岸之沙漲為平陸膏沃彌望廬井日衍而東鱗次櫛比三倍曩昔賢臣膚使與夫四方之重客餞往迎來率多艤舟於東門而館候不至織葦數椽旁無屏蔽風雨驟至主賓各謝去不顧今朝請大夫直秘閣知州事韓侯挺下車未暮月政平訟理百廢具修乃命撤倉巷之舊驛鼎新於茲為屋四楹前敞以軒

外臨通衢後負以龜俯瞰河流高明寬潔至者咸喜盡洗日前之陋風復還承平之盛觀矣可謂能矣昔晉廣銅鑿之宮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子產毀之趙文子謝不敏焉薛惠為彭城令父宣過之橋梁郵亭不修必知惠之不能然則館舍郵傳可以觀政也矣故太師斷王孫政事井井蓋其家法也珙以未掾事侯有年敬述建從大槩如此 文天祥白沙驛詩山川如識我故舊更無人俯仰于戈跡往來車馬塵英雄遺算晚天地暗愁新北首燕山路淒涼夜向晨 元成常詩昔遊鑾江城曾過鑾江驛庭廡闕無人蕭然草盈尺飢鳥噪前楹羸馬臥空櫪乃知江南民于焉久從役傳吏苦誅求日夜星火急使者既旁午筮楚復交集省臣若有憂選官為蘇息 舊志云又有亭三曰接官在南門外方信孺建曰朝拜在縣治

趙師翼建曰更衣在城內韓榭建皆與驛涉故附列

宋使館在子城內忠勇軍營即賈似道於總制真州軍馬治所置以處元使郝經者館外東偏有鏡薌亭

郝經鏡薌亭記略云鏡薌亭館外東偏水亭也入館之初不知有此明年夏伴使潘拱伯輩始邀一至其後或數日或數月一往焉真州瀕江在老岸下溝渠池塘皆與潮通東接維揚南對金陵岸在六朝為白沙其後為迎鑾為永貞為揚子宋大中祥符中升為州自唐劉晏筦鹽鐵江淮之人仰食海鹽於是置揚子十院漕鹽以給江淮而運行入於中州宋因之置淮東運司行商舶賈遠近畢集故為江壩一都會號稱揚一真二亭則直古揚子院今運司後其東南垣墉則揚子故縣城也而館與州治縣衙宣聖廟天慶觀等皆在縣中縣即州子城矣館東之池

亦與潮通而亭處其中有故隸字榜曰鏡薌亭池中一甬路直亭南北界池為二池有蓮蒲而柳皆成蔭拘滯之間時得移步寓目者唯此歲益遠出益希今年春復為一往以早暎之故荷死柳折潮不復至而不可復觀矣於是自春踰夏不復出乃書之以寓感傷焉 又鏡薌亭詩薄薄輕雲似霧沉陰陰江氣冷侵人一庭芳草留連客兩樹夭桃斷送春檻外流鶯仍語巧梁間旋燕又巢新東城欲伴西湖柳寒食中間入夢頻

宋新使館亦在子城與舊館不相遠郝經拘舊館七年值從者格鬪之變遂與幕僚苟宗道等六人築館別居於外名其齋曰密齋又九年始克北歸

元真州安撫司至元十三年立

元史地理志云十四年改真州路總管府

元惠民藥局在鼓樓大街

按元史太宗九年初於燕京十路立惠民藥局官給鈔本月營子錢以備藥物仍擇良醫主之以療貧民至元二十五年以陷失官本悉罷革之大德三年乃準舊例徧置於諸路其局以正官提調所設良醫府州或二名一名所給鈔本亦驗民戶多寡以為等差邑之有是局當亦大德間置明初猶存今廢久矣

明南京工部分司在縣東南三里舊志云莫詳創始按學碑景泰二年有營膳郎中鄭珏其肇於此乎姜志云先為磚廠故曰東廠至今有廠東廠西之名成化二十年主事施恕重修弘治十五年主事吳鯨繼修堂東有園池正德十四年主事楊廷用作亭池中曰分碧嘉靖三年主事王萃改建兩耳門建坊於正門外十一年主事趙迎闢甃廠大之繚以周垣中為堂為甬路直達閘河河干

為大門為坊表四十五年主事李寔廣以軒亭池榭隆慶六年主事郭子章益恢擴之萬歷九年裁革司署尚存為中使抽稅駐節之所後稅使廢遂圮

南京禮部郎中周英重修工部分司記曰儀徵東有甃廠南京工部主之歲分司以理廠事廠有治事堂歲久甃穿上漏其餘亦漸就圮成化壬寅開化施君勉仁以主事來視事先是堂風雨不支歎曰是不可不為也及廉視甃所置地皆民產又曰是不忍也時孝感張公以都御史巡撫淮揚得專制境內君言其狀公報曰聽廠自為計公乃以贖法處分建正堂一儀門一室一因其舊而新之則左右廂一寢室一外門一又視民間有甃隙地其在廠之南者二可置甃三百萬廠之西者一可置甃二百萬皆以贖法購得之於是治事有堂燕處有室甃入於廠者

不復漫置民間地。君又以其餘力去殿門三百步，建亭於河之濬，以迎使客，以聯舳舻。倣陶公領荊州事，扁曰運甓。又東去治事堂三十步，結茅為亭，下臨淡池，江上諸山，可以盡覽。扁曰望亭，此雖在所後，然記稱張而不弛，文武不能，此乃君所以弛之也。余又聞君於財計所入，收領有人，支給有疏，日稽其出入盈縮，以督其成功而已。此又見君操己之慎，而尤為事業者所當知也。始事是歲三月，告成八月，其所購地及置什物，則皆備勒諸碑陰。翰林編脩徐穆、新修工部分司記略云：儀徵廠分司公署在縣東關，有門有堂，有序有賓客之位，有退食之所。歷年滋多，漸就傾圯。弘治丙辰，虞部吳君鯨來主分司，顧瞻感歎，乃具其故，白於巡撫李公，報曰：可。遂以孟夏從事。前門中堂，則仍其舊，蓋瓦給甃，黝堊髹繪，視昔有加。建坊牌一，扁以部額。後堂

四楹，扁曰公餘堂。後東室三楹，以便退食。西三楹，以處內宅。木石匠藝畢，力同舉。閱三月，告成。是歲冬，余南道於真縣，令歐陽涵請文勒石，用紀其歲月云。工部主事朱應昌分司題名記曰：余主南營繕司事之明年，為嘉靖癸未。循故典，得分司真邑。甄廠乃檢故牘，求前之善政而無法之，則已殘缺蠹蝕，漫不可復考。於戲，稽古正學，固吾儒之所宜先，而興廢補救，亦士君子之所不可緩焉者。乃至漫滅弗克蹤跡，其何所鑒？於是恪訪先獻，乃得官名若干於雪洲黃公，又得字氏貫籍於愚菴王公。載參科第之後，先遂斷自天順己卯，以迄於今，遠之不可考者，虛其前，又虛其後，以俟將來者無窮焉。斯刻也，歲可更也，官可遷也，石不可易也，石可泐也，身可滅也，名不可泯也。後之人名其名，而清濁靜躁寬猛得失之議繫焉，不深可畏哉。國子司業

景暘分碧亭記曰儀徵舊有都水分司南京工部歲遣司屬一人來蒞厥事廳事東偏有池一區長可十尋橫僅四之一北有堂南有花竹園皆游息所也正德戊寅臨川楊君汝圭以主事至政行職舉暇日涉其間以清逸其心獨病池過長乃架木爲基作亭其中命曰分碧於是自堂而南望見亭亭之外若有不可窮者自園而北望見亭亭之外若有不可窮者頓異往昔而池始不覺其長矣夫物不足則併有餘則分所以取平也而損益又隨所處而得古之聖人用天因地裁成輔相以成參贊之功率由斯道其次高人智士凡有所作隨地而異因物而付若次山之寒泉窰穴柳子之朝室夕室各得其宜而人所羨慕不置亦斯道也楊君職筦山澤其耳目所屬心思所究準是矣斯亭之作乃其餘乎

舊志云初裏河有廠樓三楹直分司之後北與文山祠對吏部尚書吉水羅欽順撰記後被火樓碑俱燬

明遞運所在水驛東舊在瓜洲洪武丁六年以尚書單安仁言命大使姜以敬移建此成化二十三年大使徐瞻再建嘉靖間裁革所遂廢

工部主事夏英記略曰昔諸葛武侯在蜀官府次舍無不繕修朱子謂其庶幾先王之政呂氏謂其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古今以爲名言比常觀夫理家者不必庭廡之震凌一或少毀即圖修之惟恐或後彼居官者推是心以加諸彼尚何次舍之足慮儀徵遞運所舊在瓜洲始置於洪武三年又十年徙於真之五壩前此轄府正統十三年始轄於縣廳舍之屬歲

久就圮成化丁未大使徐瞻謀葺之乃多方區畫鳩工市材公廳左右廂寢室以及吏舍獄舍庫廩神祠以次就緒廳事寬廣門廊縝密案牘有藏囚徒有息凡所之解字莫不煥然此皆瞻之用心於官事者也天下百司最難為者驛遞官儀微尤甚一有未至其譴責之不暇何暇於繕理解字哉英自涖厥來幾二載瞻於應酬咸有條理又能重新公宇可謂能矣知縣陳吉以記請遂書之以為居官者告

明親民館亦曰講院嘉靖九年知縣王皞即天寧寺東隙地創建以便講學顏其堂曰體仁

禮部郎鄒守益體仁堂記云吾友王天民同受學於先師其令儀微也申天地萬物一體之義以贈天民既至減費節力以撫摩其民乃合士之有志者而匡翼之以學舍方葺官解艱於出

入因就天寧寺之隙地構屋數楹以便肄習而題其堂曰體仁遣諸生趨金陵以問記曰願聞體之之方予曰烏知其方然嘗聞之矣天地萬物一體者仁之原也惟天為能盡人惟聖為能配天天之於萬物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並育並行歷萬世而無窮其於穆不已之仁乎聖人之於萬民也仁育義正禮敬知別利而不庸殺而不怨遷善遠罪而莫知為之者其純一不已之仁乎未至於仁者亦體之而已矣戒慎恐懼聖門相傳之方也戒懼之功密而自私用智舉不足以搖之則廓然大公所存神矣物來順應所過化矣夫是以與天地同流而聖神合德茲體仁之全功也王君以是為教二三子以是為學誠意惻怛而和氣薰蒸以延於齊民真之俗其有不歸於仁乎諸生歸以復王君欣然曰皞也與二三子慎無忘斯堂也其刻諸石以詔來

者尚相與共體之

明子務在縣南二里關廟前河濱景泰間設今廢

明迎鑾驛在縣南二里舊在城內舊志云即宋建安驛今衛治也
洪武元年驛丞張中肇創十三年驛丞張讓移此今廢以其地為
山川壇而居民猶稱其地曰馬驛街云

論曰金城湯池國所恃以為固也以壯封守以衛民居非是則規
模不立而生聚者亦莫由以相保矣自秦置郡縣後世因之雖時
有併省至於分土而治民古今無二道也凡受職而來者以官舍
為家有所託處則體貌以尊上棟下宇蓋取諸大壯然吾觀真邑
汴宋雖升為軍州城纔如斗南渡後畫江而守尤為要地故前後
官斯土者議築議鑿每鯁鯁然為有事之防亦可謂勤心於事者
矣明初就所拓兩翼以為城亦不足於十里承平相沿中間雖有

倭警更作者亦微其後鎮兵相爭南關外頗遭焚毀惟由南門直
出至江濱皆有摩踵接之地計宋時已廓其南包民廛及鹽漕之
署在內今闐闐之稠密如斯幾無以容然亦貌為繁庶耳而城中
乃多有隙地為菜圃此亦偏盛之勢也顧大江遶前終古不變近
在咫尺縣北諸水昔皆灌注流通以達於江今城河故道日湮有
水之利而不能用夫人身營衛一日不通則百疾生焉邑之匱敝
無怪其然誠欲任其疏淪之責以還於舊然為役重而羣議必搖
非久於事毅然有定力者持之鮮克有濟也已噫

贊曰古昔封建分土列國變而郡縣猶此邦域築斯鑿斯卜厥翼
翼向明聽政靖共爾職畢書於篇考之無失

儀徵志卷第六

儀徵志卷第六

